



東涯先生著

經史論苑

三角亭藏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市島謙吉

氏寄贈



經史論苑序

洙泗之教本倫理綱常若日若月炳如丹青明白正大無復可眩者矣及至漢唐也漸失古道降而至宋明道不道與聖人之旨大相左吾祖考壤不相接遠生于二千數百歲之後獨得之見發明大義以復孔孟之正道為斯身之任大義已立瑣義蓋不暇講求也到于今遺說明天下先考繼業益精其說論經訂史殆無踈漏如指要博論辨疑錄等可見也及其老也亦復有得輒著篇舉經史之要撰文若干篇哀集載間居筆錄中至選文集分散在集中後又復

仁口門
號 727
卷



舊爲一書未暇命名唯題首篇之文名曰治經八論
初先考將著經史論苑其文厯四篇後二篇自取
入博論中唯餘二篇焉以其不成書較刊遣集日韶
編集中故名存而無書頃日新騰治經八論以名義
宰相協取經史論苑名以題之蓋此書先考晚年
所筆經史之精要古學之直訣舉在此書讀者潛心
玩索必於聖學之大較大有得矣謹敘其由云
入時
安永八年巳亥之夏五月十有七日
伊藤善詔拜錄

經史論苑目錄

治經八論

續智仁勇解

古今言性異同

性情古今異同

元亨利貞說

信字說

仁義禮智說上中下

讀史五論

諸侯侵上

外戚專權

宦者預政

盜賊充斥

夷狄內訌

品士四款

才料

行義

學識

心術

續大學辨

師說

經史論苑

治經八論

續智仁勇解

或曰宋明儒先各有一家宗旨或以居敬窮理或以先立乎其大者或以致良知使人知下手處子先人倡明古學以誘後進其言雖詳而汎然無統學者雖誦其說苦於難得其要必有一箇要訣冀明指示有一人曰擴充二字是古學入門之要訣有一人曰忠信二字是聖門第一字予謂以此爲學者用工之端固是親切然擴充二字是所以爲之之方也非標準

之所在忠信亦是德之基而自是以上尚有好學徒
義等訓非所以盡一生之事業也予但謂智仁勇三
者可以當之矣乃學問之標準所謂徹上徹下之道
也故夫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
不惑勇者不懼中庸先敘五品達道而繼之乃曰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可見此三者之爲凡爲人
者之不可不由而行焉者也而人徒以爲聖人之全
德大人之所優爲而非衆人之所與甘於自棄而不
肯爲馳別路貪捷徑徒資談說爲懸空想像之思殊
不知言其至也則雖聖人固有不能盡而言其近則

無此三者不可以立于天下何也仰事父母俯畜妻
子者及一家之仁也出入相友守望相扶者及一鄉
之仁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者及一國之仁也制爲
禮樂兵刑以治而教之者及天下之仁也天子而不
仁不保四海諸侯而不仁不保社稷大夫而不仁不
保宗廟士庶人而不仁不保四體而知之者智也非
智則無以知其不可不行之者勇也非勇則無以
爲其不可不行然則凡爲人欲進其德修其業者不
可不以此三者爲標準也判然矣然道之無窮也學
亦無窮聖雖造夫子之地而尚不自謂極其至欠然

不自滿而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其於仁也由求子華之賢尚不許之而獨稱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難也亦如此夫以夫子所不能自盡而顏子之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者而遽望之於盡天下之人責其能盡之哉亦謂其自近而致遠自卑而望高自困知勉行漸漸順長而至與生知安行同其成功也而其得之亦在學而已矣然則孟子願學孔子而乃敘言仁義禮智者何也曰仁義禮智之於人猶五品之在天下天下之人之所以共遵守而弗敢違者也猶天下之人奉朝廷法律以安其身也智仁勇之於

人也夫人之所以以此成其德猶服其衣裳居其室廬以安存其身也猶目視足行以致千里之道也觀其謂之達德可見矣先子嘗著智仁勇解以經緯言之其此意乎因作續智仁勇解

古今言性異同

詩書不言性也言性者自修之事也詩以抒人情書以敷政令固不須言性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雖見于商書而出于古文則固不可憑也惟有烝民之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一語孟子引之以證性善此萬世言性善之權輿也夫子之誘人

也備矣言性也亦罕其見于魯論者纔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章焉耳自是而後言性之旨不一周人世碩曰人性有善有惡養其善而致之則善長養其惡而致之則惡長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公都子所舉以問孟子三說也荀子曰人性惡也桀紂性也堯舜僞也此其人時世與孟子互相先後而孟子特斷以爲善而後世學者尚不肯信從楊雄曰性善惡混則世碩之說而劉子政亦然之韓文公曰性有上中下三品則公都子所舉第三說之旨也至宋朝

儒先就渾然一理未墮形器之先認善是謂本然之性以孟子所謂性善者當之以其旣涉於形氣剛柔昏明千差不齊者是謂氣質之性以荀楊韓諸子之說當之自是而後性岐爲二有本然氣質之名其言曰所謂性善也者非世之所謂性也求之于未有善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張程李朱之所立其說而後世學者之所信奉以爲談性之極論也先子反其說以謂孟子所謂性善亦猶世之所謂性也不可求于未有善惡之先也或曰世之所謂性也昏明善惡固其所有孟子何以偏決之于善邪曰夫物必比

而觀之以知其異合而見之以知其同極其所至以
觀其定然後物無遁情矣何也天地之間萬物竝生
而飛潛動植無不各有其性而或有氣而無識或有
識而無智惟人之生也其智能辨是非分好惡生乎
千載之下而知乎千載之上其性之美豈物之所能
比乎哉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惟人萬物之靈
比之于物而特異善惡不假言也分而觀之則億兆
之衆生稟之差昏明剛柔智愚賢不肖之不同似乎
不可概而謂之善通而驗之則天下之好惡一也萬
世之是非亦一也非性之一於善亦豈能然乎平居

無事操舍存亡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易於流惡而
難於進善亦疑於可以爲善及其生死決乎前利害
迫於後而不肯受嗟來之食甘爾汝之言非善之根
於性亦豈能然乎於是乎孟子之言信矣

性情古今異同

漢儒以來性情之說不一董仲舒作情性之說曰天
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
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
者是見其陰者也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
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

陽不發者則謂之性韓文公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蓋言五性七情及上中下三等也至宋橫渠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情者性之動也蓋未發爲性已發爲情而心統之也予謂漢儒以陰陽善惡分之者蓋見人易流乎情欲之感爲之說然情之所感以淫破義縱敗度而始謂之惡可不審本末概乎斥之以爲惡哉宋諸先生以未發已發言之則可聞也然已發之或流而爲惡孟子何以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爲善邪且解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爲情則情固可以爲善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已發謂之情而其不中節者亦不可謂非情也則情兼涉善惡又曰其情熾而鑿性則從其情則亦似不善此三者不同且訓意爲心之發則與情何別誠意謂之正情毋意謂之毋情亦無不可然則性之與情不可以未發已發言也亦明矣蓋情者人心好惡之實而無僞者也不待思索按排自然而然故古書每與實字相通用爲言曰情實曰事情言其反則言情僞夫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亦皆言其實也何者人雖奸詐狡偽無所不至而其心未自以爲善術乎名而飾乎言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其心之實非不好善也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是也非性之善豈能然乎大抵人之爲生也自剛柔昏明之差至飲食男女之欲皆莫非性之所稟而其可爲善亦在其中故謂之性善欲富貴而惡貧賤喜安逸而厭勞苦人心之實莫不皆然其善善而惡惡亦然故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以此觀之性情之辨其庶幾明矣乎

元亨利貞說

天有元亨利貞之理而人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此後世儒者之所奉以爲學問之準則天人之根柢者也其原蓋出于易焉源其所本而求之則未必如後世所說十翼以來轉移假借隳枯以成其條貫卒定於唐宋之間不可不知其所由來焉夫易本卜筮之書耳係乾曰元亨利貞者所以示筮而遇者其事大通而利在正固也屯隨二卦亦有此繇彖俱釋曰大亨貞皆人事也未嘗涉乎言天唯乾以純陽首于六十四卦其象爲天故彖特異其義推之天道而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蓋解元爲始而言一陽之氣發
育萬物萬物各受其氣以遂其生也故其終乃曰保
合大和乃利貞通一句滾說未嘗分爲四德以配四
時也至文言則云元者善之長也云云君子行此四
德不故曰乾元亨利貞蓋解元以爲善而仁禮義貞
四者兼舉以言君子之行亦未嘗推之于天道夫卦
象與文言其旨如是不同者何也將謂卦有三義而
夫子各演其意邪抑爲夫子立三義以射卦辭邪蓋
十翼非夫子之所作而亦不必出於一手春秋戰國
之間易學諸家各隨所見演繹其義其同也固不相

襲而其異也亦不相悖此非錯解經文也亦非傳會
其旨也古之治經約略取義不必貼文也大率類是
至諸家解則王輔嗣注析爲四德者據文言而以爲
天道者本象而以此爲卦之正義程傳因之至朱子
本義則解卦辭專爲占辭與屯隨同例此從前諸解
之所未言固可見經之本旨矣而解彖則析爲四德
分天道聖人文言則通天人而言之以配春夏秋冬
以配仁義禮智所謂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可
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易者是也然則元亨利貞
以配仁義禮智亦無不可乎曰文言言四德者仁禮

義三者彷彿取義以貼元亨利爲說貞則依舊以言
貞固蓋仁禮義貞四者相偶以立教以言君子之行
猶管子之以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也其所特創以
爲說非必以配仁義禮智也王程亦無其說孔疏中
一說引唐莊氏說以四德配春夏秋冬又以施於五
事元曰仁亨曰禮利曰義貞曰信而不言智者行此
四者竝資於智又引易緯乾鑿度曰水土二行兼資
於智故略而不言至朱子以元亨利貞直配仁義禮
智以信爲土象故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
人性之綱明薛文清公曰大道之要不過元亨利貞

之命仁義禮智之性是也通而考之程傳以彖及文
言與卦相通爲說不如朱義之隨文爲解各取其義
之明也然以四德配性爲說則可疑也予謂自彖文
言已作之後而見之則其說固可言也在彖文言未
作之時而言則所謂元亨利貞者將何所見流行乎
四時而亦將何所見爲人性之五常哉蓋五行之名
始見乎洪範而仁義禮智之目則具乎孟子與元亨
利貞本不相關各有所爲不必符同秦漢已來五行
之說盛行而仁義禮智之名亦明乎天下故漢儒加
之以信以配五行易學諸家與元亨利貞彼此牽合

相協以爲說加之有理氣體用之說以爲學問之準
則天人之根柢學者不可不知其說之所由來焉
又按義利之不兩立也尚矣故孟孔之言每相反
爲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
物足以和義蓋亦言所謂利者必利物足以與義
相和爲一不便以利配義爲說也說卦又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以仁義配
陰陽而不以爲五行之象則元亨利貞不可便以
爲仁義禮智其不相合亦有如此者矣

享保十八年癸丑臘月初八長胤誤

賈而信字說

仁義禮智之實理謂之信與忠信約信之信不同配
之五行則屬土猶四行之依土以立也故四端不言
信此先儒之成說而自宋以還儒家之名例也然今
學者講太極圖解則且從其說以會義而攷之周子
通書則旣不然通書歷叙五德而守曰信則猶忠信
約信之信而非仁義禮智之實理也又上而源語孟
五經而求之則凡所謂信者皆忠信約信之信而無
一句言仁義禮智之實理者矣契之敷五教曰朋友

有信夫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大學叙文王之德曰與國人交止於信信之爲要道也尚矣蓋人之行事鹵莽苟且趣便目前而不要其終則所行雖善不可賴也故以信爲接人之樞要喻之輓軌比之符璽皆忠信約信之信也然信亦一德也不如禮義之有則而可執守不有義以裁之則或不免乎有弊故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曰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此所以信之可貴而義之亦不可不取則也聖人之教人衆善兼濟以成其德大率如此信之不可爲仁義禮智之實理

也明矣古者之言仁義禮智皆是實德何必假信以實之其說出乎漢儒五行之說而成乎宋朝理氣之旨稽之語孟五經不見所當且約信之信與實理之信假令有別然信既可爲仁義禮智之實理其重如彼則何有近於義之疑亦何有言不必信之訓學者審焉又曰夫子告樊遲以禮義信三者則信亦忠信之信也夫一信字配之禮義則爲忠信之信而配之仁義禮智則爲實理之信此亦不可曉甲寅十月望日長胤草

聖人之爲道也著乎行履而驗乎政教因事爲之法
應物設之方而事物之來千差不齊則接之方不
可復以一術御一言盡也彼此相濟大小相資裁其
過而推其不及以使民協于中故有父子則教之以
親有君臣則教之以義有夫婦則教之以別有兄弟
則教之以叙有朋友則教之以信此舜之所以命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而名之曰五典及其授受之間則
告之曰允執其中且夫天下之人親疎不齊賢愚不
同貴賤貧富之等亦不復一端而心之所欲無窮爭
奪凌犯各務相勝聖人爲之制輕重厚薄隆殺豐約

之宐以使人各安其分不相踰越名之曰禮以此理
天下而上下弁民志定黎民乂安庶績咸熙此聖人
之所以盡仁智之極而天下之人囿乎道化之中亦
無不可以爲仁且智焉故後世頌之曰堯舜之仁堯
舜之智而子貢稱夫子之德亦曰仁且智夫子旣聖
此聖德之至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天下之所道也蓋當時之
所以理邦國美一身者專在禮而未及義焉其叙九
德則曰彊而義舉五品則曰君臣有義而已唯以爲
一德而未嘗配之仁以爲天下之達德也而仁智竝

舉以爲教亦未之見也况仁義禮智四者兼舉以爲
教詩書之間無聞焉逮至夫子專以仁爲人之道禮
以輔之智勇以配之及孟子每以仁義爲人道之綱
紀而禮智以維持之或以樂副之推其所由而本於
人心謂之四端此其唐虞三代之間見於聖賢之言
教法之目其大者如此蓋人無爲人之心則不能以
保其家安其國而出處進退之間生死取與之際亦
不可以無可否之辨名之曰仁曰義仁以安人義以
處己而人道立彝倫叙矣而節文之者禮也知而弗
去者智也人道莫大於斯四者此仁義禮智四者之

所以立而其目始具於孟子此非孟子之意造心計
建此科條以強人也凡爲人者不由此四者以行焉
則不能以爲人蓋自然之道也孟子因以立教以爲
生民之綱紀焉耳譬諸天地之化寒暑相推明暗相
代而歲成名之爲陰爲陽者人之所爲也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然則此四
者之爲道也非厥初生民之時既定有此目也亦非
外此四者不可以爲道也况可限之以數以爲性具
之名也哉蓋唐虞以降聖賢迭興建其有極以臨萬
民因時設教隨事立法參伍錯綜詳略不一而此其

特大者而亦不可易焉故考諸唐虞之書未有四者
之目而其著於典謨訓誥之中者莫非此四者之實
徵諸庶民或不知四者之名而其施於仰事俯畜之
間者亦不能外此四者而別有所爲此其所以爲達
道也

仁義禮智說中

以仁義禮智爲道德之名則學者或意乎其有所寓
在而卒不可執必歸于以爲性此必然之勢也孰知
仁義禮智者人事也何有所寓而可執焉哉蓋人主
位乎億兆之上而區宇清晏親賢樂利各遂其生歲

偶大祲發倉廩行糜粥以活窮餓則天下之人感戴
謳謌乃曰大哉君之爲惠也若夫士庶之家解紛救
難赴人之急穀餒夫衣寒士以延性命乎須臾之頃
人亦稱其爲惠是卽仁也其或有人以財與我可受
則受不可受則不受人亦稱其知分是卽義也所謂
仁義云者本只如是曷可捨是而外有所求哉呼謂
旣熟名目自竝卓乎其如有所立也儼乎其如有所
見也秩乎其如有所循也聖人以此告人勸人行之
曰行仁行義蓋以德行之而天下自服者王者也以
力假之而不能不服者霸者也雖不在其位能行之

而盡其道則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禮也智也亦莫不然乃至事父而盡其道則爲孝事兄而盡其道則爲弟泛交衆人而有實則爲忠信皆善之著乎事實者何可問其所寓在而求其實體也哉且夫事有所專主而物各有所宜猶參芪之可以補虛苓連之可以降火也猶食之可以療飢衣之可以覆體宮室之可以庇風雨當寒暑也聖賢之教人旣專主一事而告人說仁說孝亦或衆事配合以立教使人剛柔相濟彼此兼舉以得免乎偏勝之弊書臯陶謨叙九德洪範舉六德及易以剛柔健順縱橫錯綜以適

中正古之爲教蓋如此也故契之敷五教旣以親義別叙信爲言而無妨乎夫子亦言知仁勇夫子旣以知仁勇爲言而無妨乎孟子亦言仁義禮智猶良醫之參取衆藥以製一方各不相襲而無不各有愈疾之功也蓋唯專主此一事而不有以相濟則雖道之至者尙有其弊故墨子之兼愛欲愛人之溥似乎仁唯專乎此而不義以濟之其弊必至於無父楊子之取爲我欲保身之全似乎義唯專乎此而不仁以主之則其弊必至於無君故孟子曰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一與百皆道也唯執其一而不

相通則將以行道適致賊道此仁義禮智之所以相濟以成德也

仁義禮智說下

孟子之書仁義雙舉以爲說指不遑屈而仁義禮智四者併敘爲言七篇之中不過三數言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如斯而已矣亦或參之以忠信益之以樂可知隨宐相偶以立言而非上世已來一定之目也至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乃加之以信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楊雄法言亦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毛萇京房又配之五行鄭玄註中

庸天命之謂性亦配之五行之神以爲人之性蓋方漢之時五行之說盛行遂配之萬事以立其名當時之所尚也至唐韓文公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宐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則本乎孟子而及著原性則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則依漢儒之說大較自漢以來諸儒以此四者或以爲性或以爲道德而要亦無一定之說至宋濂溪周子著通書曰德愛曰仁宐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而其言性則曰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萬事出矣蓋言剛柔善惡中五者其類之不同
有此五品焉耳其言五常雖襲漢儒之說但以爲德
而不以爲性伊川程子雖受學于周子其著顏子好
學論曰天地儲性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祖其旨
以論道解經於是仁義禮智之理具乎未發之初者
爲性之真體而見于已發者爲情其有昏明剛柔之
差者爲氣質之性則有體用之說有理氣之辨後世
學者奉以爲聖門之直訣談性之至論而演繹推明
莫之或疑也而稽之六經則五常之目旣非一定之

名而亦不可以爲人性所稟之理何者使人性之理
必限之以此則猶耳目口鼻之具乎其身豈可隨時
而致異同因人而互增減也哉吾觀夫子之教舉君
子之道曰知仁勇則五性可二之而加之以勇邪答
樊遲問稼圃而語之以禮義信則五性可三之而遺
其二邪告子路以六言之蔽曰知仁勇剛信直則五
性可三之而復加以三邪中庸曰仁義禮則五性可
減之而三邪孟子叙仁義禮智樂則五性可舉其四
而加之以樂邪自是之外百行之名散見錯出於經
傳之間者彼此損益出入不一則不可以爲性之定

數也明矣夫子曰依於仁又稱顏子曰其心三月不
違仁夫性者在己之物何以得依之而復得違之邪
又曰義之與比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夫性者在己
之物亦何以得比之而復得見之邪孟子又以仁比
安宅義比正路以禮喻門亦將何所取象而以性况
物邪是知仁義禮智者道德之名見乎夫人行事之
實而善之至極者也何可限之以數而爲性之名哉
况以未發之理最所不悉

天子讀史五論

予通覽古今之史一治一亂相尋無窮三代
而上以德爲天下所推侯甸男衛服事而宗
之三代而下以材力智謀一天下亦能以創
業垂統而紀綱法度後世遵守以傳其國然
及數世之後年紀既久則法度弛威權移率
多致亂三代以上其患在諸侯僭亂而王室
陵替自秦而後封建廢而郡縣興則外戚專
權宦者執政盜賊充斥夷狄猾夏往往能喪
其天下蓋一患之除四患之所以興也雖勢

之不得不然亦制治之不得其道也讀史者徒論一事之得失而不推之一世之治亂推之一世之治亂而不通之古今之間而審其大勢則評議雖詳要亦非拔本塞源之論也予故作讀史五論

一曰諸侯侵上

古者之世人羣然雜處無以相統則必推一人長者以聽命焉衆長者不能互相統則亦必推一人最長者以聽命焉此封建之所由始而諸侯之所以服事天子也從而爵之貴賤大小之等分焉於是有五等

之制曰公侯伯子男帝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後世因此則謂唐虞之時執玉帛者萬國禹之時會于塗山者三千周武王時會于孟津者八百志之所傳者然也以地里準之古昔之時幅員萬里而侯國溢千則其封域之大不過後世鄉亭之侯縣邑之長而已耳歷世已久互相蠶食稍并稍滅稍大稍寡及春秋之時大小之國見於經傳者百二十四國其大者爲十二諸侯強弱相吞竟爲七雄尾大不掉周卒以亡蓋三代之隆上有其德斯有其權有巡狩述職之典有慶讓黜陟之政天子之力能制諸侯以有

天下夏啓討有扈氏昆吾豕韋大彭等國爲當時強諸侯其勢稍抗天子周室旣衰諸侯放恣天子徒擁虛器寄空名不能復制馭諸侯下堂拜諸侯者有矣射王中肩者有矣陵夷以接乎戰國秦以前爲中國患者此也其事見於春秋內外傳及國策遷史者可攷也秦滅六國而一之懲周之幣廢諸侯置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統天下干一尊漢興參周秦之制封建與郡縣竝行天子所治曰郡郡有太守諸侯所有曰國國有相故當時有郡國守相之目皆天子之所置諸侯王不得有爲於其國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

逆節萌起抗兵向闕命將征討旋卽夷滅唐之藩鎮孽臣姦隸據城背叛及一再傳多取覆亡與三代諸侯數世承襲宗支盤固者其勢固有不同自唐而後國公郡王有名而無實徒有五等之虛授而竟無分土之實封故自秦漢而後無諸侯犯上之患焉

二曰外戚專權

三代之滅皆由女禍夏以妲己商以妹喜周以褒姒然但寵幸其人耳未聞戚里之專權于政爲國家之害也周平王因申侯之力以立王德之遺畿內之民戍申揚之水之詩興其後六國之時魏冉以國舅之

親專權外戚擅國之漸也漢興呂霍上官之族權傾人主王氏五信相繼秉鈞卒致新莽代漢之禍外戚之能奪天下自古以來未之聞也東京之世有竇憲梁冀之禍及唐武氏負其奸資晨牝于朝卒移唐祚僞稱大周亦前古之所未聞也韋氏效尤禍及宗社自是而後世有外戚專權之禍未有若漢唐之酷焉者也蓋周之時天子有圻內千里之地外之分土者公侯伯子男之邦也內之執政者周召毛尹之家也內外相制各專其地當斯之時外戚之家雖欲脅制天下其可得乎由周而上可推而知也漢興吳楚淮

南務自封殖唯懷覬覦之志不肯藩屏國家蕭曹之胄才望地位不足倚賴朱虛東牟之儔雖有其志力微權輕不能制馭外戚何以得不滋蔓呂雉之臨朝纔因平勃之交驩始能削祿產之權自是而後不能復然金張許史門戶赫奕履霜堅冰馴致卒爲新莽而已漢魏以來逮唐宋世雖時勢不同而外家之致盛其由大率如此皆外無制之者故也此三代之時所以無外戚之患也

三曰宦者預政

宦豎之設自古而然周禮有寺人之職詩有寺人之

稱蓋以刑餘之人主給事宮掖掃除門庭本賤職也非秉國鈞干政柄之官然以其近侍左右日被親狎夙沙衛豎刁勃鞞瘠環景監之名已著于春秋戰國之間漸預國事擅君命則宦者預政之漸也及秦始皇時中常侍趙高居中用事權傾天下則宦者之禍昉乎此矣西京之時諸侯畔于外后族專于內而未聞有宦者之禍也及光武中興懲大臣專權之弊三公備員事歸臺閣宦寺之橫前古靡聞手握天憲口銜王爵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勢踰天子自三國而至南北朝雖時或猖獗而未有如東京之甚者也

當時亂離相尋生威不振則城狐社鼠不得逞其奸亦勢之致然也自唐而後承平日久則必狃於安肆宦者之權復張唐之李輔國仇士良宋之童貫梁師成明之劉瑾王振之儔窮奸極兇其力足以抗制人主雖有忠臣義士莫之能遏遂爲厲階以招亂亡其禍酷矣蓋人之立於世必有親朋密友爲之輔助或有通家之契或有少壯之好然後能與之論心謀事有以能處匹夫尙然况堂堂之天子而可無其人乎吾觀周康王之卽位也丁公呂伋南宮毛輔佐翼衛以正其始皆世勲之胄而少壯相識之人也又考漢

昭帝之卽位也受顧命者霍光張安世金日磾三數人而已非開國功臣之胄又非少壯相熟之人夤緣遭際致位將相其人幸皆忠實可倚以匡漢業不然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蓋自秦而後朝無世臣國無世家天子之取人文武之才皆由科第而進以功勞才器循序漸進以至將相公卿以弼天子其子孫有之家故天子之所近習左右者不過宦官宮妾而已耳在內而制外勢親而交固決大計斷密議皆與焉而賢士大夫在外而制內迹踈情隔則宦者之勢自

不得不盛漢之尚書唐之北司是已此三代之時所以無宦者之患也

四曰盜賊充斥

昔舜命臯陶曰寇賊姦宄汝明五刑大而爲攘奪小而爲草竊萑符之虞國門之禦著於春秋戰國之間當時言盜賊之害不過如此未聞有聚類結黨僭名號據州縣之暴也秦平六國郡縣天下苛政暴斂人無所措手足天下困窮人人思亂不逞之徒聚爲盜賊吳芮尉陀之割據陳勝吳廣之嘯結崛起乎其中以圖不軌故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此後世僭竊

之初也自是而漢之黃巾赤眉晉之孫恩盧循唐之黃巢宋之方臘李全元之張士誠陳友諒明季之李闖等皆能立名號跨州縣以倡一時之亂或招國家之亡此三代之所無也蓋三代之時守土之臣皆有國之君也雖有大小強弱之差而皆擅其縣邑上下之間恩義足以相結威權足以相制雖偶有豪悍不逞之民肆其亂心不能抗邦君逐邑宰而代之則鼠竊狗盜不難滅殄秦滅諸侯而郡縣之則官吏權輕雖強國無抗上之患而守令無制下之力一夫倡亂萬衆響應此勝廣之所資以覬覦天下而後世襲秦

故而不能復三代之制故方小康之時可保無虞而當夫國多糝政年荐凶荒則羣盜四起所在搶攘往往至於滅國可不知其由乎

五曰夷狄內訌

古者言夷狄之害不過曰蠻夷猾夏而併寇賊姦宄同掌於士兵刑之任合爲一官則其待之也亦輕矣至殷世乃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其事稍難矣及周中興則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又曰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則其所以禦之者亦甚難矣然未聞據中國之土地襲中國之禮樂而大爲中國之害也漢高

困於白登而中國危矣晉武寵於五胡而中國衰矣自是而夷狄之勢日盛非向編髮雕題之類能襲中國之禮樂能用中國之人才分而爲南北合而爲隋皆夷狄之漸盛而卒有中國之土壤自唐而宋其孽益熾而元遂混一天下焉蓋夷狄之侵中國也猶奸軌之窺上也三代之時候甸男衛小大多邦棊布羅列互相維制則外夷入寇能滅一國其餘侯伯未必盡亡盡天下之侯國而殪之亦勢之所不能也加之當時夷狄之民徒勇悍耳其智蠢蠢無謀畧之可言則但能侵掠邊疆困苦人民而未聞有陷州縣虜天

子之暴也故三代之間無夷狄之禍自秦而後守土之臣權微人寡虜騎長驅入塞莫之敢支吾夷狄之人漸染華風仁義禮樂能知服人之道故夷狄能制中國而中國不能服夷狄且夷狄之人不能一日忘中國雖父死子繼盛衰不一而一國之人其心常懷覬覦之望中國有道則守其故土時其來王中國無道則乘虛竊發肆其吞噬中國幅員之廣百物之豐上焉者糜於禮文儀章之繁下焉者耽於土木遊畋之娛繼體守文事殊創業偷安目前無長駕遠馭之策屈膝虜廷甘心講和雖忠鯁之士竭其言贊力之

之妙如羿如造父如曠如羲獻如顧陸各有所專治
而能造其妙皆其才之小而偏者也後世則有記覽
之才有著撰之才有談說之才徵往遺來解紛救難
有以益乎人亦皆可謂之才矣人其可無才乎然才
有得於天者矣有成於人者矣出於性稟能達其事
者得於天者也諳練淬勵能造其妙者成於人者也
雖得於天者慢棄而不治則不得成其美况成於人
者其可怠放傲忽以望其成乎欲成其才唯在于學
焉

行義

人之所以立身者行義也行義苟有玷缺則雖有才
而亦非全人矣從古聖賢周公有赤舄几几之德則
有才之美稱焉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以稱王佐
之才焉此其才之全而德之資者也自是以下賢人
君子才行相濟以成其德施其化表表乎萬世其他
或有才而行不逮或有行而才不充行義亦有大小
之不同有孝弟謹慎廉讓自將者矣有寬和巽柔包
荒有容者矣皆可謂之行而無才則不過爲鄉黨自
好之人耳加之以才則固爲完人矣古所謂成人者
其殆是乎如漢之司馬相如唐之杜牧宋之秦觀不

唯文采之可觀其論事處務亦其有才然行檢不修
薄倖貽誚非所以表率乎人也人主用之略其行而
取其才棄其瑕而錄其瑜則羣才爲用而固足張治
功光帝業漢祖唐宗之所以駕馭一世英雄也自學
者而言則不可徒有其才而無其行焉

學識

人之所以貴乎智者以其有見識也人苟無見識則
雖有才行亦不得適道賤人鄙夫智慮淺暗所傳不
過二三十年來事所到不出閭井之間於幽明之故
義利之辨全爾惘焉無所知識此所謂無識之人固
不足言也學者讀古今之書誦聖賢之言於是非得
失之間依違兩狗無所適從此亦徒知佔俾而未具
見識者也若夫雄辨駿發談論風生而或背先聖之
說而倡高妙之說或鄙中庸之教而肆宏濶之談此
非無見識也而傷於過高其離道則一也孫卿之疑
乎孟子其失也矜子雲之不取孟子其敝也汙其佗
賢儒才子古今之間不復一人而其所見亦不復一
途苟離中正則必出斯二途故學在見識而識以得
正當爲貴焉

心術

才行兼資而亦有見識則可以謂之成人矣然心術不正則併才行見識俱不足取也世之徇于聲色黷于貨財冥行妄作敗乃身覆乃國者人知其爲凶人矣固無疑似亂真之患若夫亡爲有虛爲實約而爲泰巧言令色以瞞人內荏外厲以營私等項皆心術不正故也如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其學術文章旣炳朗乎一時而才識踐履亦足取信人主致身顯位然擯抑衆賢黨樹匪人誤國蠹民萬世以爲戒心術最不可不慎焉

續大學辨

大學之爲書本在戴記爲一篇鄭註孔疏通全書作解與檀弓曲禮諸篇無所別異至宋程子表章以爲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夫子誦而傳之三千之徒皆受其說考定其次詳明其釋後世學者奉以爲規則莫之敢違也爾後儒先或言古本之宜從或辨章句之失解而未聞有疑其書之非孔氏之遺者也明羅近溪曰云云王心齋曰云云其尊信而服膺之亦至矣先子嘗奮獨得之見以成一家之書專據語孟辨其不

然立言著書具有憑據可考而知也予頃反覆講討
又得一證曰仁義禮樂四者三代聖王所以經理天
下之具而萬世生民之所由以爲生者也故諸書語
孟之間教法之方細大兼舉而莫要於此亦莫詳於
此焉四者相敘爲言雖不見於經而戰國先秦以來
諸儒荀卿董仲舒等書言先王之治每必括以此四
者亦爲有識其大者矣考諸經則禮樂之事詳于詩
書舜之命九官伯夷典禮夔典樂其告之爲最詳且
明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仁
義之說具于語孟顏子聖門之高弟也自語其所以

平日被甄陶以竭其才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其
問仁也亦學之最要者也夫子告之則曰克己復禮
爲仁此皆其大者而泛望乎衆人則曰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則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
子願學孔子而思以其道濟天下告時君則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言經濟之法則曰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以比之制器之有規矩
準繩此皆其大者而泛望之乎衆人則曰仁者人之
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是知仁義禮樂四者治具
之大者足以括先王之道矣而今大學述古先聖王

之道自天下國家而推之于身又推修身之本而究之于誠正格致講治平之策而詳用人理財之方縷縷千數百言其工夫纖悉毫無滲漏而仁義禮樂之實闕如也考一篇之中言或及仁義曰爲人君止於仁曰堯舜帥天下以仁曰上好仁云云但以爲人主臨下之道而不以爲修身之要至於禮樂則終篇一語不及親賢樂利好樂憂患言或及樂而音義則異非禮樂之樂也禮則終篇不見一字夫斯四者先王之常所被服寢處以修己治人者而今欲述先王之道而終篇不及者不亦可疑之甚乎而格致正誠四

者大學之綱要而其條目之所由以爲本也修身以下則舉而錯之耳而考聖賢之言則言天下國家之本恒至身而止或曰反己而及心者甚罕何況推之于意以託自修之始哉今大學於聖人之所雅言以爲要道者略而不及而至其所罕言不以爲先務者則詳其說者何邪且孔門諸子因事致問者亦多問仁問智問孝問政問士問君子而夫子之所以示人者亦叩其兩端誨而不倦而格致正誠四項一不及言子思孟子之書乃至易係春秋內外傳及戴記諸篇亦無其說此亦可疑也蓋夫子旣歿春秋接乎戰

國世風日淪喪亂相尋時功利習盛而禮樂教化之
効如迂而不急人心頹僻而仁義充養之方如緩而
不切故其書言用人理財之方則專矯弊習明利害
戒心術隱微之病則深絕偏黨戒固滯此其所以詳
心意清貨源而不及仁義禮樂歟顧其爲書非託名
孔氏以賺惑後人也蓋學孔氏而不得其統自敘所
見而欲進之萬乘者也先儒以其自天下國家節節
推究本之乎心意省察克治之工詳且緊意其爲孔
子之遺書而不復暇問其不及仁義禮樂亦以後世
學術明本心惡物欲而遂祖而述之焉耳然證之詩

書語孟有不相合者如此此先子之所以不得已於
辨也不顧僭妄敢續其說云

幾山不勝言其意其知云
 昔論益有不出合者以此其
 之視以不替日

師說

甚矣哉為師之難也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
 矣楊子雲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為師之難也尚
 矣人徒知受教者之材有能否科有優劣而不知教
 者之局量有大小性行有純疵而亦不復容一槩而
 取也夫君子之教人自成德達材以至答問私淑其
 所以告之者豈有異術哉而其所造就如此其不同
 者何哉蓋因受澤之淺深與稟材之良窳而致其不
 同則責固在弟子焉而為師者其品亦不同有句讀
 之師有說書之師有修辭之師有踐履之師此四者

固不能相離而亦不能無偏全句讀之師唯能識字而已未及解其義說書之師唯能解義而已未及爲其言修辭之師唯能爲其言而已未及躬其言踐履之師能躬其言焉此公明宣之所以學曾子而魏昭所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遇者也越雞不能伏鵠卵培塿何復植松柏間雖有藍冰之秀而每必滅其半德不可徒傳其文字言語而不躬行以風之有如此焉既躬之矣其所以教之者雖無不以中行爲標準而性行有剛柔之偏才識有高下之差則或嚴毅清苦烈日秋霜或寬縱和易春風和氣從之者不知不覺

日與之化剛者激而爲刻薄偏狹之流柔者流而爲柔懦軟弱之人蓬生麻中習貫成性末流之弊胡越異趣吁知風之自知遠之近然後可以爲人之師矣若夫其失之甚焉而好爲人之師者不賦夫人之子者幾希享保甲寅歲季冬長胤撰

風不從也而亦不能其...
 而已未及...
 其言...
 之...
 ...
 ...
 ...
 ...
 ...
 ...
 ...
 ...
 ...

校勘五葉前首行 宜當亦重

首葉後三行行遺誤作遣

廿九葉四行行日字倒填

廿三葉九行行已當作已通篇已已巳三字混

廿二葉八行行填無別宜以意推

十一葉後六行行料疑當作科下廿九葉面準此

五葉前首行行下字誤倒填上字下廿六葉前

十四葉行三行七行亦然

九葉後四行行子誤作予

十葉前四行 源當作源下十三葉前八行亦

十葉前四行 然於... 十三葉前八行

十三葉後三行 子孔孟誤倒

十四葉後三行 子可復疑倒

十五葉前二行 子弁當作辨

十九葉前九行 濂當作瀛

廿二葉後六行 幣當作弊

廿三葉前八行 子于當作干

後二行 信當作侯

廿四葉後五行 頡當作傾

廿五葉前首行 生當作主

廿六葉前五行 符當作苻

後八行 殄滅誤倒

廿九葉前二行 不能誤倒

九行 隋當作隨

三十葉前三行 遠當作遠

奧田士彥謹記

先師仁齋先生倡古學紹之東涯先生闡揚經訓旁
 及史籍筆述而冊載之凡所以牖後學通滯塞者纖
 悉無遺但其部帙浩瀚是以剞劂之政未舉者尚多
 後學憾焉而經史論苑實為其一士彥生在百歲之
 後賴祖考之餘澤拜二師之下風奉其遺訓周旋匪
 懈乃曰論苑一書於遺著內較為簡約易刊行者而
 其所論述則後學不可一日不賴因謀上之聚珍之
 板榻成三百本其誤填不可追改者則附以校勘若
 干葉以授同門諸子以廣其傳亦區區之微誠耳或
 謂以是答師恩之萬一則非士彥所敢望也

先師仁齋先生倡古學紹之東涯先生闡揚經訓旁
 及史籍筆述而冊載之凡所以牖後學通滯塞者纖
 悉無遺但其部帙浩瀚是以剞劂之政未舉者尚多
 後學憾焉而經史論苑實為其一士彥生在百歲之
 後賴祖考之餘澤拜二師之下風奉其遺訓周旋匪
 懈乃曰論苑一書於遺著內較為簡約易刊行者而
 其所論述則後學不可一日不賴因謀上之聚珍之
 板榻成三百本其誤填不可追改者則附以校勘若
 干葉以授同門諸子以廣其傳亦區區之微誠耳或
 謂以是答師恩之萬一則非士彥所敢望也

臨川長谷禮恩之萬一以後學與田士彥謹識

子案以贊同門濫干以貴其制亦國國之漸端耳
 對辭凡三百本其弊與不下豈知香限州以於
 其代備數則知學不下一日不離因點上之眾
 禮曰曰益或一書外數善內尊為會餘長既許香而
 發難顯善之翁羣我二補之不風奉其意隨風或
 知學難尋而盛史備其實為其一士遂主五百
 悉無幾則其暗却奇錄是以情禮之效未舉香尚
 父史餘筆並而冊簿之凡得以識知學庶幾案香
 夫謂之禮夫主則古學辭之東蓋夫主闡於餘

